

曹正文作品

CAOZHENGWEN
ZUOPIN
YANJIU
PINGLUNJI

研究评论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

米舒其人其书

MISHU
QIREN
QISHU



摄于1993.9.25桂花盛开之际

米舒

其人其书

MI SHU QI REN QI SHU

晋正文作品

研究评论集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

★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 ★

(皖)新登字 04 号

米舒其人其书

本社编

责任编辑：罗立群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江苏吴县文艺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27,000

版次：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166-9/I·1067

定价：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作品研究 ·

- 一个大胆的尝试..... 冯英子(1)
——评《咏鸟诗话》
- 扬独家之优势..... 蔚 桦(4)
——谈《咏鸟诗话》
- 一本新诗话..... 刘逸生(6)
——评《群芳诗话》
- 唐伯虎新传..... 蒋敬生(9)
——评《唐伯虎落第》
- 读曹正文的历史小说..... 徐兴业(17)
——评《苏东坡出山》
- 新时期崛起的历史小说..... 谷 隐(19)
——谈《苏东坡出山》
- 一个年轻的杂家..... 秦瘦鸥(22)
——评《金色的陷阱》
- 自学可以成才..... 徐中玉(25)
——评《米舒博士谈读书》

- 中国式推理小说的起步 胡德培(28)
——评《紫色的诱惑》
- 一个不说假话的才子 夏 画(38)
——评《愿你喜欢我》
- 对武侠小说的再认识 章培恒(42)
——评《古龙小说艺术谈》
- 这是一个异数 [香港]倪匡(47)
——评《武侠世界的怪才》
- 由杂而专 由横而纵 郑逸梅(49)
——评《旧上海报刊史话》
- 地灵人杰好文章 陈从周(51)
——评《地灵人杰》
- 名家百人谈读书 刘 凌(53)
——评《一百名人谈读书》
- 提倡照镜子的风气 蒋星煜(55)
——评《史镜启鉴录》
- 为中国文学女性正名 顾易生(59)
——评《女性文学与文学女性》
- 实事求是 引人入胜 冯其庸(64)
——评《金庸笔下的108将》
- 精彩纷呈 妙语如珠 冯育楠(69)
——评《金庸笔下的108将》
- 春花秋实 硕果累累 罗竹风(72)
——评《秋天回眸话人生》
- 谈武说侠两相知 [马来西亚]温瑞安(75)
——评《中国侠文化史》

· 人物剪影 ·

知心的忘年交	谢泉铭(82)
一个多面手的“现代书生”	苏应奎(85)
当代唐伯虎	洪丕谟(87)
读书·藏书·评书·写书	黄 俭(92)
书是委曲不得的	雷群明(98)
闲话米舒	苗纪道(101)
翩翩一个“文中侠”	胡展奋(105)
我所认识的曹正文	管志华(110)
米舒琐记	东方明(113)
历史激励了作家	朱正伟(117)
曹正文谈武说侠	潘碧华(121)
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	宋秀英(123)
短·广·软·新	高 信(126)
我的朋友米舒	李玉成(129)
引路人	陈 彧(131)

· 创作手记 ·

我写米舒	曹正文(134)
我和编辑	曹正文(139)
我写历史小说	曹正文(143)
我写推理小说之断想	曹正文(145)
我写武侠评论二三事	曹正文(147)

我与评弹艺术·····	曹正文(150)
我与世界文学·····	曹正文(152)
鸟语花香牵诗情·····	曹正文(155)
历史是一面镜子·····	曹正文(158)
从读报刊到读书·····	曹正文(160)
《书友茶座》题外话·····	曹正文(162)
读书的选择·····	曹正文(166)
写作絮语·····	曹正文(170)
秋天的思考(代后记)·····	曹正文(172)
编后记·····	罗立群(185)

附录：

1. 曹正文创作书目
2. 曹正文主编书目

一个大胆的尝试

——评《咏鸟诗话》

冯英子

一口气读完《咏鸟诗话》的校样之后，为它写一点介绍的想法便油然而生，因为它实在是一本很动人的读物。

中国的古诗，讲究比和兴的手法；比是譬喻，以彼物比此物；兴是寄托，托事于物，以物喻人。从《诗经》开始，到后来的近体诗，以鸟为题材的不少。懿氏的凤凰于飞，鲁昭的鸛鸽来巢，汉高祖有鸿鹄之歌，魏武帝有乌鹊之作，杜甫的“自来自去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都无不在鸟身上做文章。而历代的诗话，论及这类诗的也不少，如李峤的“春入鸟独语”，张说的“雁飞江月冷”等等，都曾作为诗话的材料。然而，把历代的咏鸟诗这样集中地加以评介，这在诗话体中还是第一次，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一种出色的创新。

《咏鸟诗话》共收从南北朝起到清代为止的诗人咏鸟诗三十二首，每首除了解释诗义、介绍作者的生平，以及作者对诗的寄托之外，也介绍吟咏这一飞禽的其他诗句，对于这一飞禽所产生的故事，以及这一飞禽的形状、特点、作用等等，作了深入浅出的有趣的描写。因此，全书除了具有文学性、故事性、趣味性之外，更具有科学性，既可作诗话读，又可作散文读，而且以文学体裁宣传科普知识，在当前是不可多得的。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引证旁博，即以第一篇南陈阴铿的《咏鹤》诗为例，书中除介绍阴铿生平，杜甫对阴铿的推崇之外，先后引用了前蜀韦庄的《独鹤》诗、中唐李绅的《放鹤》诗、元代宋元的《鹤》诗、唐人姚合的《鹤雏》诗、明人邵宝的《鹤舞》诗，以及白居易、苏东坡的咏鹤之诗。此外，卫懿公的“爱鹤亡国”、苻坚的“风声鹤唳”、林和靖的“梅妻鹤子”等等，无不成为搜集的材料。因其引证旁博，因此每一篇诗话，都如千门万户的华厦，一入其中，使人目不暇给，对于读者来说，很可以极视听之娱，一卷在手，读来妙趣横生。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资料丰富，特别是对于鸟类的资料。从生物学上讲，鸟类种类繁多，分布几遍全球，生态多样。一般地说，倘非专门研究人员，即使在人们生活中有非常密切接触的如燕、如雁，要作详细的说明，也非容易。而《咏鸟诗话》中，作者对于诗中涉及的鸟，都作了科学的考证，引用科学材料，作出科学说明，这就使本书在另一意义上跳出了文学的圈子而成为科学普及的读物，也就赋予诗话以新的内容。我们目前正在推行爱鸟活动，但鸟有什么可爱？为什么要爱鸟？又怎么样去爱鸟？本书在这方面引用了古今中外的有趣材料，生动地向读者作了回答。这也是《咏鸟诗话》在科普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特别要讲一讲的是：本书作者曹正文还只是一位三十挂零的青年，也只是一位仅读过初中的文学爱好者。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少青年，有他幸福的一面，因为都生长于红旗之下；但也有他不幸的一面，因为当他们开始懂事的时候，正碰到了十年浩劫，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交白卷的成了时代的“英雄”，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都在受着不同的考验。曹正文同志却能

孜孜不倦，刻苦自学，近三、四年来，他发表在报刊上的历史小说、文史随笔、通讯特写、散文小品已达一百万字。他在学习和探索中国古典文学精华的基础上，独辟新径，以生动的文笔写出了这本《咏鸟诗话》，确是一个非常不易的成就。本书所收的虽仅是三十多篇短文，但就其涉及面广，引用书目与材料之多，书写文笔的流畅，都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当然，新人新作也难以尽善尽美，但我认为，成功总是属于那些勤奋刻苦的有志者。

《咏鸟诗话》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是一次出色的创新，浙江人民出版社为一青年作者印行习作，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这几年来，我们的出版界似乎也有这么一种情况，对于名家的作品，你抢我夺，争先恐后，即使唱双包案和三包案也不怕重复；而对于一般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则往往是十叩灵扉九不开，望书门而兴叹。《咏鸟诗话》的出版，倒是一个新的信息、一种新的动向，说明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又大大地向前跨出一步了。很希望在这个良好的开端之后，出版界能出版更多青年作者的书，为青年作者著书立说打开绿灯。

读完《咏鸟诗话》的校样，很有点浮想联翩，我为这本书的出版高兴，同时也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值得一读的书。并希望正文同志再接再厉，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1984. 4. 12. 上海

扬独家之优势

——谈《咏鸟诗话》

蔚桦

有人说“诗无达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话虽然带点不可知论的色彩，但在诗歌赏析中，确实存在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复杂现象。

我国是诗的国度，从春秋战国，以至汉魏六朝，都产生过不少精辟的诗论，隋唐以来，逐渐出现“诗话”这种随笔性的篇什，它指点诗歌得失，评品诗派优劣，搜寻诗人议论，记录诗坛轶闻……它长短不一、庄谐皆备，尤盛于宋代。其时，自欧阳修、杨万里、严羽诸人外，有诗话行世者，不下数十家。明清两代，未见衰减，这些诗话为推动中国诗歌的发展，帮助人们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去认识诗，使诗逐渐接近“达诂”的境界作出了贡献。

近年来，我国的诗话创作，又有了新的崛起，笔者孤陋寡闻，所见到的也有十多家，这些诗话和以往相比，分得更细、更专，因而论述得也更为精到。在这里，我愿向读者推荐曹正文写的《咏鸟诗话》。

本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中国传统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年轻一代中，不但有相当数量的文盲、“科盲”，也有相当数量的“花盲”、“鸟盲”。他们在百鸟争妍的园内，见识贫乏，说不出子午卯酉，丰富多采的生活，在

他们面前变得单调苍白。

《咏鸟诗话》收集了历代诗人咏写诗三十二首，在阐释这些诗作时，作者广收博采，涉笔成趣，把有关某一飞禽的其他诗句、典故、趣闻等等悉皆罗致。如介绍唐人徐夤的《白鸽》一诗时，作者涉及鸽的起源，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用鸽传讯，唐相张九龄和宋高宗养鸽成癖，时人怎样写诗讽刺，第二次世界大战信鸽如何立下战功，如今一些国家还有为战鸽树立的英雄纪念碑等等。这些咏鸟诗话，集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炉，是当代诗话中的精品。

作者曹正文(又名曹晓波)，是《新民晚报》的青年记者，在近几年中，他利用业余时间写出并发表了达百万字的文史随笔和小说、通讯。他的《群芳诗话》和曾在本报载过的小说《唐伯虎落第》即将出版，另有两本历史小说也将在最近问世。纵观曹正文的成长史，除了他本人的刻苦勤奋和治学有方外，有一点特别值得青年同志们借鉴：曹正文在选材上，和一位企业家说的“十二字诀”似乎不谋而合，这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他尽量避免在别人耕耘过的土地上种植，保证其如此，他才能创造出《咏鸟诗话》这样的“独家产品”。

1984. 9. 贵阳

一本新诗话

——评《群芳诗话》

刘逸生

作为一个诗人，而不涉笔花草，我看即使不是没有，也该归入“稀有品种”之列吧。诗人和花草，很早就结下不解之缘。试打开一本《诗经》，第一首就出现“荇菜”，第二首便是“葛藟”，跟着是“卷耳”，再下去又是“樛木”“葛藟”；有人拿这本最早的诗集作过统计，三百零五篇里，提到的花花草草，竟然多达一百三十二种（重复的当然不算在内）。你说这些诗人是约定了的，要为花花草草树碑立传，当然不是。只因你既是诗人，要摆脱围绕在你身边、宅畔、眼前、脚下的家伙——不管是“恨不高千尺”的新松、还是“应须斩万竿”的恶竹，确实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从《诗经》这集子的出现到现在二千多年过去了，诗与花草这种关系，似乎并没有中断过。虽然我有时又不免有点怅惘，觉得后来诗人笔下的花花草草，那品种未免显得单调一些，往往在一本诗集里，还及不上一篇屈子《离骚》——宋人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就列出共五十五种。大抵自从城市大起来，书斋也多起来之后，总要带来些难以避免的副作用吧。我本人就痛感到至今还办不到“多识禽兽草木之名”，至于亲自“格物”，那就又更差些。然而每当打开前人的诗集，读着那些“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或“绿章夜奏，乞借春阴”的句子，总还

觉得有一种美的享受，甚至也会受到“落红不是无情物”或“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些充满哲理的句子的感染而悠然为之深思的。有时走出书斋，来到山边水涯，忽然发现了王维提到过的“相思子”，或曾经一度成为“黑祸”却被诗人称为“阶前仙卉”的罌粟花，那欣喜或感叹就更是“不能自己”了。这也可以看出诗和花草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关系。

若把诗和花草这种特殊关系向青年人推荐，照我想，运用“花草诗话”这种文艺形式该是比较好的。固然，为了弄清楚某些花草的种属生态之类，可以去查植物学辞典和有关的图谱；想查查历代诗人写的有关花草的作品，那么《全芳备祖》和《广群芳谱》就能给你提供许多方便。但是，这些到底都比较专门，或只供查考之用，不容易引起青年读者的兴趣；“花草诗话”这种形式，却是熔文艺、知识、趣味于一炉，读者既能从中欣赏到诗的艺术之美，又可增长有关花草的知识；而文章却又不拘一格，有时如听老农絮语，有时似聆诗客清谈，有时又像同深通此道的良友相晤，那趣味决不是植物辞典或《群芳谱》之类所能代替的。

所以我对于曹正文同志尝试写的《群芳诗话》就大有先得我心之感。近年来在报刊上出现一种以“诗话”为名目的文章，那内容和前人写的、应归入诗文评论类的诗话不同，是近于漫话、漫谈性质，但又以诗为主。这种新的诗话，既有对诗的评论介绍，又有对所赋事物的知识传授，而娓娓谈来，生动活泼，读之使人忘倦，则又是它的最大特色。这可说是前人诗话的一种突破，一种新的发展，它是很有前途的。曹正文同志今年已出版了《咏鸟诗话》，听说颇能获得青年读者的欢迎，现在继此又出版《群芳诗话》，好鸟枝头，相互辉映，是值得高兴的。

同《咏鸟诗话》一样，作者既在选诗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又在考订名物方面花了很大气力，材料则古今中外，兼收并蓄，情趣浓郁是不在话下的。更可喜的是，作者在行文方面特别注意变化，一题在手，首先考虑如何谋篇，如何布局，如何避免单一雷同，如何表达文字的情趣……这种文字技巧的讲求，正是“漫话”体裁所最须注意的，它们成功与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这方面。曹正文同志能够认真注意到这点，并且在实践上有所收获，就更令人高兴了。

但我还想提出一点苛求。历代咏物的篇什，为数何止万计，其中既有名家名作，也有不是名家的佳什；既有出自名家而平平无奇的，也有虽出自无名氏之手而脍炙人口的。在林林总总、高下不齐的许多作品中，如何披沙拣金，发掘精蕴，乃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这工作需要具有相当高的诗歌修养以及赏析眼力，这些都不是一蹴可就的事。我因此希望有选诗兴趣的选家，不断努力，造就条件，使自己达到较高水平，这当于广大诗歌爱好者大有裨益。

曹正文同志是个有为的青年作者，更希望他在这方面提高修养，使古人的名作佳篇，在他的笔下焕发精光，则这新的诗话的创作，将有更多一重的意义了。

1984. 9. 广州

唐伯虎新传

——评《唐伯虎落第》

蒋敬生

传奇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这一文学形式，融聚着中国人民审美的习惯与爱好，而这种习惯与爱好，又正是炎黄胄裔历史积淀的结果。

正像人们对《小夜曲》和《梅花三弄》各有欣赏趣味不同一样，各个民族都有她表现意寓情思的不同艺术表现手段，这手段体现着本民族的艺术特色。尽管是“万方乐奏有于阕”，而万方之中的每一方又是鲜然有别的。

当然，艺术花粉的传播，会使本艺术品种滋而更艳。但这艺术品种的相互渗溶、吸取是化合而不是结合，归根到底是使本艺术品种着丽添彩，或滋发新芽，出现变体，而不会使其消灭，除非是它已经完全离失了其服务对象的欣赏习惯。

传奇小说正是中国文学艺术风格的一种成功的形式。自唐人《会真记》、《李娃传》之类的传奇小说，而至宋代的《京本通俗小说》，而后的《清平山堂话本》，衍绪而到《三国》、《水浒》长卷及“二拍”、“三言”的短章等等，鲜明地显示出它的传奇性、曲折性、连贯性的表现手法的特色，而它的通俗性，又基于能说上台。即所谓“放在桌上能看，立在台上能说”。这样，它的美的形式就直接与人民群众的爱好的融会在一起，而为人民群众所喜见乐闻，因而它的这一表现形式，就更直接地受到广

大读者与听众的滋养；同时，在内容上，又是多取材于民间故事，不是作者的向壁虚造。经过作者与艺人的相互补充而成为“口头文学”，而当文人熟悉了这一形式表现手法之后，藉之抒见述怀，寄情托意，便又从“口头文学”，进入了“作家文学”，于是《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书便出现在世人面前。因此，传奇文学在内容上，也承受吮吸着人民大众的乳汁，尽管文宗经师视传奇为小道，统治者令禁迭谕，但它始终历劫不衰地在世界文坛史上巍然屹立，闪着中华民族独具的艺术光华，其理在此。

传奇文学岂唯独中国才有么？不尽然。

我们能说雨果的《悲惨世界》、《笑面人》，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狄更斯的《双城记》等不是传奇么？应该说是的。但他们表现方法则大不同于中国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而是依于他们民族的习俗、语言等审美习惯来结构成章的。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接触到中国传奇的章回体。

从现存的章回小说与艺人讲述的方法来看，章回体的表现法是源自于说书场上的。艺人为使他讲的书能吸引人，不能不着力于故事的结构，而在悬念强烈处设下关目（行话叫“扣子”或“关子”）。因而使故事更加起伏跌宕、曲折迂回，更增强其艺术魅力。这种手法，在南宋的艺人行艺的脚本《京本通俗小说》的短篇中已有所见。而到编书人的手里，吸取此法，使每段章节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小的故事，而又前连情事，后设关目。再为求醒目，加一个骈四俪六的的回题，于是章回体就形成了。

这种章回体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以及“二拍”、“三言”，《今古奇观》长卷短章都被应用下来，直至张恨水先生的